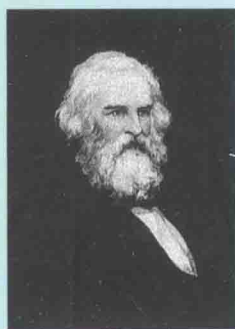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

An Inquiry to Longfellow's Poet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朗费罗诗歌研究

柳士军 著



新华出版社

教育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5YJA752008)

信阳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资金项目资助

An Inquiry to Longfellow's Poet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朗费罗诗歌研究

柳士军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朗费罗诗歌研究 / 柳士军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6-2567-5

I. ①世… II. ①柳… III. ①朗费罗, H.W. — 诗歌研究 IV. ①I7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829号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朗费罗诗歌研究

作 者: 柳士军

责任编辑: 朱思明

封面设计: 弘毅麦田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弘毅麦田

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28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567-5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与士军谈到他的研究对象美国诗人朗费罗，我的脑海立即想起在英国留学时就背诵过的朗费罗名诗：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where ;/For
who has the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a song.//Long, long afterwards
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这首诗歌的翻译我比较喜欢杨德豫先生的佳作：

“我向空中射出一支箭，/ 不知它落到哪里；/ 它飞得好快呵，/ 眼睛跟不上它的踪迹。
// 我向空中吐出一支歌，/ 不知它落到何方；/ 谁有这样尖、这样强的眼力 / 能追上歌声的飞翔？ // 很久很久以后，在橡树上 / 我找到那支箭，还不曾折断；/ 还有那支歌，
也被我找到，/ 从头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间。”后来从士军这里了解到国内翻译这首诗歌的翻译家达到十几位，该诗甚至直接影响了郭沫若在诗歌萌芽期的创作。看来，朗费罗在中国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了。

就我所了解，朗费罗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很多波折，尤其“文学十七年”时期，很多翻译家因为翻译朗费罗的诗歌而吃了不少苦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钱锺书撰写的朗费罗《人生颂》首次译介到国内的论文考证，但是多持批判的态度。随后，朗费罗在国内的研究一蹶不振。事实上，朗费罗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历史悠久，这一点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读者感兴趣可以阅读本书的第五章，士军在此做了详细地论证。在阅读本书稿时，我对此书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向对本书感兴趣的读

者作一个简介：朗费罗生于美国东北缅因州的波特兰，是19世纪美国才华横溢的诗人、语言学家、教育家、戏剧家、翻译家、旅行作家，美国新英格兰文学繁荣发展的杰出贡献者，也是最早为世界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界所关注的美国本土作家之一。他的诗歌技巧娴熟、音韵优美、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些特色从我引用的诗歌就可以感悟到的。

在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提出之后，两个世纪以来文学史家一直在关注它的新建构。士军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研究朗费罗诗歌创作与影响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时代课题。2015年，他的朗费罗研究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资助，扩大了朗费罗在国内的影响，也是对其学术视野的肯定和鼓励。

本书绪论回顾本选题中西研究现状的同时，介绍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方法、创新点、学术价值等。第一章论述朗费罗诗歌理论与他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观。书稿首先梳理朗费罗“以诗论诗”的诗歌思想，指出朗费罗诗学既秉承了欧洲文化诗学的特色也具有中国诗歌评论的范式，是美国诗学建构颇具个性化的尝试。在讨论朗费罗的诗歌艺术时，本书涵盖了朗费罗诗歌的文体、意象、风格、技巧等。朗费罗“文学民族化，但是世界化更好”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依然值得当代文学创作者借鉴。第二章讨论朗费罗诗歌与欧洲文学的渊源。欧洲文学在朗费罗诗歌创作中影响是巨大的，本书讨论了意大利的贺拉斯、但丁，德国的歌德以及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对朗费罗诗歌的影响。

第三章在美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的理念指导下，作者发现，朗费罗将欧洲文学推介到新大陆的同时，自己也成为美国后继文学家推崇的权威：狄金森、惠特曼、弗罗斯特、海明威、福克纳、薇拉·凯瑟等接受了朗费罗诗歌传统的熏陶从而成就他们的文学事业。第四章、第五章主要分析朗费罗诗歌在中国的影响。郭沫若、赵萝蕤、胡适、穆旦在对朗费罗的作品译介的同时推动了中国新诗歌的发展。本书认为朗费罗与中国文学是双向形塑的，朗费罗诗歌创作中的中国题材以及他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是通过中国文学史、作家、翻译家共同合作完成的，他的“君子”形象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吻合的。吴宓对朗费罗《伊凡吉琳》形象的改编就是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完成对朗费罗作品的形象塑造的一个很好的个案。第六章论述朗费罗诗歌在21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书稿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提出“矮化朗费罗之战”新阐释，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朗费罗受到的批评为朗费罗做一个激情洋溢的评价。21世纪的世界诗坛依然需要以朗费罗诗歌传统为参照，引导诗歌在创新的同时勿忘传统文化精髓。书稿结语部分指

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后续研究设想。

在全球化语境下,依据朗费罗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可以看出:它为中国文学从边缘文学走进主流文学提供一个参照。朗费罗汲取欧洲文学、亚洲文学的精髓,尊重他者、兼容并包、开放实践、确立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是值得肯定的。朗费罗诗歌文本吸纳的世界性因素,既涵盖了朗费罗诗歌的外来影响因子也包含了朗费罗对世界的反馈与接受。21 世纪的世界诗坛需要朗费罗诗歌传统引导诗歌的创作,更需要从朗费罗诗歌创作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获得更多的启迪。

自有了人,就有了诗歌。自有了诗歌,就有了关于诗歌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朗费罗的研究使我想起他的另一首诗《得与失》:

When I compare/What I have lost with what I have gained, /What I have missed with what attained, /Little room do I find for pride.//I am aware/How many days have been idly spent ; /How like an arrow the good intent/Has fallen short or been turned aside.//But who shall dare/To measure loss and gain in this wise?/Defeat may be victory in disguise ; /The lowest ebb is the turn of the tide.

当我对比 / 我所获得与我所失掉 / 我所错过与我所达到 / 发现没有什么可夸耀。
// 我以察觉 / 无端虚掷了多少时光 / 美好的意愿就像一支箭 / 中途落下了,或飞向一旁。
// 可是谁敢 / 用这方法来衡量得失 / 失败可能是变相的胜利 / 最低潮就是高潮的开始。

每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士军在朗费罗研究领域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公开发表与朗费罗相关的学术论文 40 余篇。相信朗费罗会因为士军的研究加速他在国内的传播,朗费罗也将成就士军的学术之路。

作为师友,我为士军这几年在学术上的发展高兴,也正因为此,想乘此机会不揣冒昧提一些不知道是否恰当的建议,以期拓宽士军未来的朗费罗研究之路。我个人曾多年讲授本科生的英国文学课,对英美文学有一些肤浅的了解,但多年来我的研究经历主要在语言学上,对于语言学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一些了解,因此总是主张语言学研究 and 文学研究互相渗透,甚至在某个层面可以合流。事实上语言学在研究篇章时其对象和文学研究对象一样都是篇文本,与文学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半个多世纪以前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水乳交融,甚至难分你我,可是今天两者联

系越来越少，大有分道扬镳的趋势。主要原因一是在发展过程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们主观上不愿意也不屑了解对方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从对方汲取研究营养，二是客观上现代早期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性在于语言的特定用法，因此可以用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所以早期的“篇章语法”研究可以直接为文学批评家所用。这可能是因为当今研究文本的语言学所涉及的语境不仅仅指社会或文化的大环境，更多的是指篇章交流时涉及的微观环境，如上下文和参与者的情况以及交际发生时的场景，这一点与文学批评理论中常常涉及的社会大背景有所不同。但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样的，在涉及具体文本的风格时，作者、读者或作品中的人物所可能参与的场景常常涉及微观的交际语境，因此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与文学研究交流互补。因此对于朗费罗的研究是否可以借鉴语言学方法拓展至更广阔的领域？比如是否可以从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研究、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诗学研究等汲取营养，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次，朗费罗一生创作的大量抒情诗、叙事诗、歌谣和诗剧曾在美国和欧洲广泛流传，但到20世纪之后却诗名骤降。而这几年他的诗歌似乎又有重回大众视野的势头，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是否与文化哲学的发展与流变有关？是否可以从哲学视角对朗费罗现象和作品本身进行剖析，加深研究深度？其实朗费罗诗歌本身就充满了哲学，例如“人生不过是一场梦幻”（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Dust thou art, to dust returned），等等。我的这些建议不知当否，也不知士军以为然否。

士军志于学，我非常欣赏。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使士军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平坦。他执意邀请我为本书作序，虽然有越俎代庖之嫌，但没有坚辞的道理，于是就写下了这些想说的话，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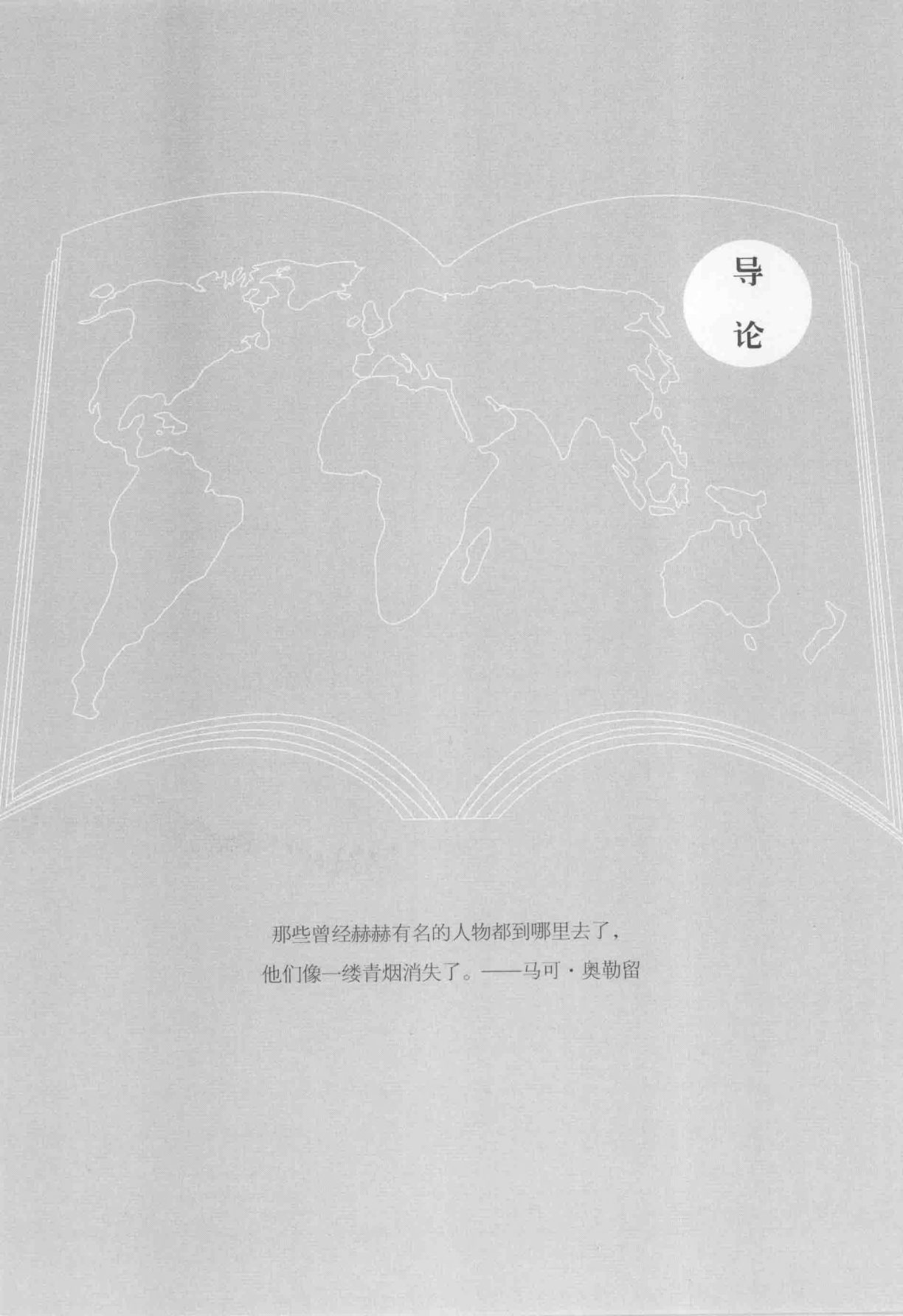
刘辰诞

2016年4月10日于河南大学明伦校区

目录

序 言	001
导 论	001
第一章 朗费罗诗学中的世界文学观	027
第一节 “以诗论诗”的诗歌理论探究	030
第二节 秉承欧美传统的诗歌艺术通论	039
第三节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思想概览	055
第二章 欧洲文学对朗费罗诗歌影响	067
第一节 欧洲文学资源与朗费罗诗歌创作简论	069
第二节 德国歌德文学观、翻译观的浸淫	076
第三节 古罗马贺拉斯、意大利但丁文学的陶铸	080
第四节 英国莎士比亚、狄更斯的潜移默化	090
第三章 美国文学对朗费罗诗歌的传承	097
第一节 美国文学史中朗费罗形象的建构	100
第二节 惠特曼诗歌的内蕴与朗费罗的精神向度	115
第三节 狄金森、弗罗斯特与朗费罗诗歌的接受	124
第四节 福克纳、海明威与朗费罗诗歌的文本关联	133
第四章 朗费罗在现当代中国的译介	149
第一节 朗费罗诗歌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152
第二节 赵萝蕤与《哈伊瓦撒之歌》的流布	158
第三节 胡适、郭沫若与朗费罗诗歌的秉承	167
第四节 穆旦：朗费罗是“不该被人民忘记的文学遗产”	181

第五章 中国文学与朗费罗的双向形塑	189
第一节 朗费罗诗歌创作中的中国题材	192
第二节 中国文学中朗费罗形象的建构	196
第三节 伊凡吉琳的形象在中国的变异	206
第六章 朗费罗与新世纪的世界文学	217
第一节 “矮化朗费罗之战”的新阐释	220
第二节 朗费罗批评之批评	230
第三节 朗费罗与 21 世纪世界诗坛的畅想	241
结 语	253
引用文献	259
附录一 “我很喜欢朗费罗”	269
附录二: 柳士军相关朗费罗研究论文一览	276
后 记	278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light gray. A white outline of a world map is centered, showing the continents. The map is framed by a white border that resembles the pages of an open book.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there is a white outline of a rainbow with three distinct bands.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white circle contai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导论' (Introduction) in black.

导 论

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像一缕青烟消失了。——马可·奥勒留

“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①

“诗是用韵文书写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②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诗。自从有了诗，就有了关于诗的言说。

19世纪初，美国的家庭特别喜欢收藏、阅读诗歌，形成了一处处亮丽的风景：“孩子们，听着，听我讲故事：讲‘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来吧，上这儿来吧，孩子们！我听见你们嬉笑游玩，那些叫我烦恼的问题就都一下子烟消云散。”“人人生活里都会有无情的雨点，总有些日子又暗又凄惨。”^③……这一份温馨的情感在代代美国人的家庭中延续着；那些美丽的诗句已经铅印在美国学校教材里，构成了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向空中射出一支箭”；“生命是真，生命是诚”；“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的足迹”；“一面带有奇异图案的旗帜”；“有所尝试，就有所作为”。这些家喻户晓的隽语及其隐匿的诗学已经成为美国民众日常生活中固定的词汇和行为准则，诗歌的作者是当时享誉欧美的“炉边诗人”“民众诗人”“大海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朗费罗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生于美国东北缅因州的波特兰。诗人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律师，诚实正直。少年时期的朗费罗常在父亲自建的家庭图书馆内阅读莎士比亚、弥尔顿、蒲伯、德莱顿等文学大家的作品，积淀了丰富的文学知识。诗人的母亲是一位诗歌爱好者，个性开朗，善解人意。在家庭的熏陶下，酷爱文学的朗费罗十三岁开始写诗，并在故乡波特兰报纸上发表。青年时代的“朗费罗活跃好动，精力充沛但多愁善感，性格直爽且富有热心肠，给家中带来快乐的阳光”；“非常热情，做事老练稳当”。“朗费罗是真诚的，高尚的，高贵的，从来没有一个卑鄙的想法，没有轻浮的举止”。^④朗费罗“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没有违法记录，没有酗酒历史，没有在愤怒中嘲笑辱骂他人，没有赌博，没有搞机会主义，没有背叛朋友，没有轻视任何女性”。^⑤荣誉、责任、勇气、自律是朗费罗的座右铭。这种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尚的品行，为他未来美丽的人生做好了

① Sandys, J. E.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ermany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6.

② Barber, Charles. Poetry in English.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5

③ [美]朗费罗：《朗费罗诗选》，杨德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本文引该版诗甚多不另说明。

④ Corson, Ella May. Glimpses of Longfellow. Columbus, O., Press of F. J. Heer, 1903. 26.

⑤ Derbyshire, John. “Longfellow & the Fate of Modern Poetry” .New Criterion (19) 2000. 12.

准备。1822年,朗费罗进入缅因州的鲍登学院读书,学习希腊语、拉丁文,也学习法、意等现代语。1825年毕业后,受学院委托,赴欧洲深造。他先后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研读外国语言与文学。这期间,朗费罗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下散文集《海外见闻录》。1829年,回国后的朗费罗在鲍登学院讲授了6年现代语文。1835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并再度赴欧游学。从1836年起,朗费罗在哈佛大学任教18年,直到1854年辞去教职,专事创作,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诗人。”^①1839年他出版第一本诗集《夜籁集》,1841年出版《歌谣及其他》。朗费罗编译的《欧洲诗人与诗歌》(1845)在美国出版,它将欧洲文学的精华融入美国的文学构建中。此后,他还写有长篇叙事诗《伊凡吉琳》(1847)、《哈依瓦撒之歌》(1855,又名《海华沙之歌》)、《求婚记》(1858)、《路边故事集》(1863);1868年,朗费罗三度赴欧,拜师访友。在欧洲传统诗歌艺术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浸淫下,朗费罗诗歌技巧愈加娴熟,音韵优美,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如果他(朗费罗)最大的过失是使诗歌成了似乎人人都可以写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美德则是使诗歌成了似乎值得去读,值得去写的东西”。^②在欧洲各国,朗费罗受到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此时的朗费罗已是一座横跨大西洋的桥,沟通了欧美之间的文化隔阂。1871年发表宗教诗《神圣悲剧》。1880年出版《无涯岛》。1881年,他与几位朋友组成了“美国但丁社”,讨论翻译《神曲》,“这位最受美国人欢迎的诗人对美国文学最大贡献在于他所翻译但丁的《神曲》”。^③

朗费罗一生喜欢清静整洁、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这对他的终生创作影响深远,因为“韵律的品质本身表明有一个精确的秩序和方法,它贯穿整个诗歌的每个细节。这不是一个仅仅精确的问题,而是任何混乱都可能导致写出错误的韵律,或者有瑕疵的诗节”。^④1882年3月24日,“波士顿的文人雅士”朗费罗逝世于故乡坎布里奇。迟暮之年的爱默生在参加朗费罗葬礼的时候说:“我们刚才葬下的这位先生有一个甜蜜而美丽的灵魂。”^⑤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朗费罗是拥有自己的壁龛的第一位美国人。哈佛大学为了缅怀这位诗人兼语言学教授,特意将其房间内的陈设保持原来样貌,以供后人瞻仰。

朗费罗的诗歌创作成功地抓住了时代的气息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并使之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界公认的文学大师。1957年,世界和平理事

① Parini,Lay,and Brett C.M.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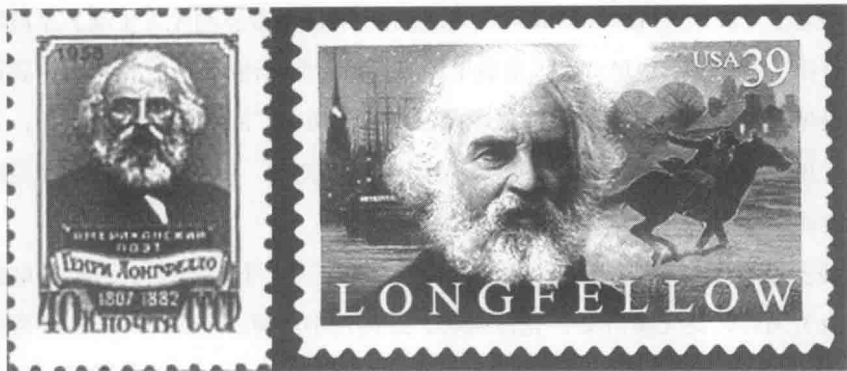
② Baym,Nina.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orton Company.1985.1278.

③ [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孙青玥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37.

④ Corson,Ella May.Glimpses of Longfellow.Columbus,O.,Press of F.J.Heer,1903.27.

⑤ Edwin,W.Bowen.“Longfellow Twenty Years After.”The Sewanee Review xlii,(1)1905.165—76.

会号召全世界纪念这位美国诗人。1958年,苏联发行一套邮票纪念朗费罗诞生150周年(下左图);2007年,美国邮局发行一套邮票纪念朗费罗诞生200周年(下右图)。



朗费罗“生活中没有家庭生活的苦闷,没有神秘感,没有隐私,没有悒郁的情怀等待研究者探究。所以,忽视他的,主要是20世纪的学院文人”。^①但是,英国研究者视朗费罗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经典大师中的一员,授予他牛津和剑桥的学位。当代的诗人面对现代科技的进步、社会传统价值观巨变,转向书写那些潜意识的、非理性的、抽象的、神秘的诗,走向主观化、精神化,强调幻觉、直觉,“当代西方学者谈论朗费罗,他们总是喜欢用‘令人作呕的’‘肤浅的’‘陈腐的’‘呆板的’‘无先锋性’‘平淡的’‘歌谣的’‘传统的模式与词汇’‘美国文学初期的幼稚’等词汇。然而,朗费罗依然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的诗歌语言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哪位诗人如朗费罗如此深刻的存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无论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感觉如何,朗费罗确实和我们在一起。”^②当美国普通人在节日聚会表达幸福的情感常常援引朗费罗的时候,而当代诗人却不愿意再为普通人写一首诗歌了(艾略特就曾公开说诗歌就不是为普通人而创作)。也许当代的诗人拥有太多的知识,他们总是渴望拥有一个巧妙的诗歌形式、体系、技巧、纲领,至于普通人的诗歌需求也就不屑一顾了。事实上,当代的民众仅需要有限“可供引用的”诗并不比19世纪读者需要的多。

选题缘起

文献最早记载朗费罗与中国建立的文学关系是朗费罗1865年11月30日的笔记:

① [美] 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上),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395。

② Derbyshire, John. “Longfellow & the Fate of Modern Poetry.” *New Criterion* (19) 2000: 12.

“邀请蒲安臣(Burlingame)夫妇一起就餐;非常荣幸获赠中国扇,上以华文书《人生颂》。同时作陪的还有萨姆纳(Sumner)、理查德·黛娜(Richard Dana)、珀尔弗莱(Palfrey),都是自由之士党成员(Free-soilers)。”^①钱锺书曾考证朗费罗的《人生颂》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英语文学作品,也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②尽管有学者论证非朗费罗最早译介到中国,但是清朝总理衙门的董恂尚书“阅奇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③。将《人生颂》抄写到“朗费罗的扇子”上的确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佳话。

朗费罗引起我的兴趣是《舟行纪略》记载:[壬午四月]十一日。遂随手取案头之书……为美国诗人龙飞露诗集,竟日观玩,颇得诗中佳趣。十二日……船中有英国天主教士史编沙,适到闲谈。因问史君:“龙飞露为美国诗人,至英国亦有诗人拜伦,均为欧人传诵。未审二子诗学孰优?”史君谓:“二子以能诗名於时,难分伯仲。惟拜伦诗多靡曼之声,未得风雅之正。究不若龙飞露诗感慨激昂,雄健绝伦,淋漓尽致也。子以为然欤?”余谓龙诗中如《开窗》一诗与中国唐诗“人面不知何处去”相似。《炮局》二首则有“一将功成万骨枯”遗音;伤时之作,可为争地争城以战者当头一棒也。《漏沙》一首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同寄慨,其神致逼肖李青莲。……长体由数百韵至数十韵,气如涌泉而明白畅晓,想元、白亦视为畏友。闻龙君于数月前已作古人,或白玉楼成,亦须异才作序耶!^④这是一段非常精彩比较文学个案研究,龙飞露即朗费罗。由此引文推知,自1865年之后,朗费罗的诗歌已经在大清帝国内部流传:“晚清西学东渐,译外国诗歌者浸多,马君武、苏曼殊且以是名其家,余所睹记,似当数同治初年董恂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为最早,董氏《荻芬书屋诗稿》未收,只载于董长总理衙门时僚属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一二中。”^⑤遗憾的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自钱锺书之后,朗费罗的研究一直没有形成气候。对这位难分伯仲于拜伦,逼肖于李青莲,在西方诗歌史上有地位、与中国盛唐神韵相通的诗人,我们似乎有一种傲慢与偏见。

朗费罗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声誉一直存在争议,地位起伏不定。国内部分学者书写文学史也多随从西方评论。既然朗费罗的作品能够最早翻译到中国,那么肯定有其独

① Longfellow, Samuel. *Life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with Extracts from his Journal and Correspondence* V.2, Boston: Ticknor and Company, 1886. 429. (注:根据贺卫方考证这次家宴时间是1864年10月30日)

② 钱锺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国外文学》,1982(01)。

③ 方濬师:《蕉轩随录·序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476—477。

④ 李圭:《舟行记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6。

⑤ 钱锺书:《管锥篇》(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7—1368。

特的魅力。而今朗费罗的研究少有问津正好给了我一个思考和研究的空间。朗费罗研究的学术自觉本身就有“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互适’‘互补’和‘互证’”^①的特点,对中西方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同时,从中国本土化立场审视朗费罗,把他放在与世界文学关系中考查定会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对现当代朗费罗诗学的创新研究与寻求新的学术积累有一定的意义。

文献回顾与评述

近年来,笔者时刻关注国内外朗费罗研究状况,阅读文献,具体梳理分析如下:

国外研究:朗费罗是一位促进艺术(诗歌)发展的诗人之一。他的90%的作品对诗歌、诗人、艺术家、学者、文学家创作饱含有益的借鉴。^②曾经家喻户晓的诗人而现今在国外的研究由低谷时期开始转向反弹。笔者对朗费罗在国外的相关研究统计如下(截止于2015年1月):在EBSCO数据库综合检索平台键入H.W.Longfellow,记录达到107条;在PQDD中检索,国外研究记录达到7条;在JSTOR数据库检索,研究记录达12623条;在Wiley online library达到1591条;在谷歌学术检索记录47700条;在SpringerLink国外资源检索记录509条;在WorldCat学术检索记录15656条,相关朗费罗的硕士、博士论文286条,电子图书1131条,其他属于档案资料,乐谱等;在斯坦福大学Hirware检索记录共计6467条;在Socolar检索结果记录518条;在Oxford检索记录5014条;在Cambridge Journal online检索记录605条;在Ovid检索记录10条;在Promuse检索达到728条。笔者先后进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著名大学图书馆搜索所得到的相关资料与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相差无几。国外文学史涉及朗费罗研究的论述有《剑桥美国文学史》^③《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④《美国诗人五十家》^⑤《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⑥《美国的文学》^⑦《美国人的历史》^⑧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兰州大学学报,2007(06)。

② Charvat,William,and Matthew Joseph Bruccoli.The Professor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n,1800—187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136.

③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④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⑤ [英]皮特·琼斯:《美国诗人五十家》,汤潮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⑥ Parini,Jay,and Brett C.Miller,ed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64—96

⑦ [英]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方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⑧ [美]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文学史纲》^①等。这些文学史作品对朗费罗的文学地位给予一定的评价，褒奖多批评少，肯定朗费罗诗歌的文学价值。特别指出的是，由英国人书写的文学史对朗费罗多持贬低态度，这也体现了“日不落帝国”对新世界中的美国文学的傲慢与懈怠。《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朗曼世界文学文选》《朗文世界文学选》都收录了朗费罗的经典诗歌。布鲁姆编写的《西方正典》将朗费罗诗集推荐为必读作品。

朗费罗传记也是笔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目前国外已经达到37本，这些传记体现了朗费罗在欧美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者引用频率较高的主要有朗费罗的弟弟书写2卷本的《朗费罗的人生》^②与《朗费罗：最后的缅怀》^③，威廉·斯洛安纳·肯尼迪的《朗费罗传》^④，托马斯·温特华斯·希金森的《朗费罗传》^⑤，查尔斯·E. 诺顿的《朗费罗传》^⑥，H·S. 戈尔曼的《朗费罗：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诗人》^⑦，爱德华·维根莱特的《朗费罗：完美的一生》^⑧，纽顿·阿尔文的《朗费罗的人生、作品》^⑨等；其他有关朗费罗不同时期的传记代表作有劳伦斯·汤普森的《青年时代的朗费罗》^⑩，本书是一篇博士论文改写的。1919年，《朗费罗其人其诗》是一位爱丁堡大学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研究了朗费罗而作的，提出来很多睿智的见解，但也有一些引用材料的错误。^⑪1922年，《零散的回忆》是朗费罗的儿子书写的一本具有自传色彩的书，表达其父母受人仰慕与谦卑的一面。^⑫1944年，《哈佛教授朗费罗》认为朗费罗是一位尽职尽责的非常成功的语言教授、有成就的教育家。^⑬《朗费罗：诗人、语言学家、教育家》是一本插图精美的传记，非常适合入门研究者阅读。^⑭

朗费罗研究专著在欧美的代表作有《天主教对朗费罗的影响》^⑮。《重新审视朗费罗与德国的关系》主要研究朗费罗在哈佛大学详细的状况，其中，两个附录记录了朗费

① [美] 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孙青玥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Longfellow, Samuel. "Life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Boston: Ticknor and company, 1886, 2 vols.

③ Longfellow, Samuel. "Final Memorials of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Boston: Ticknor and company, 1887.

④ Kennedy, William Sloane. *Henry W. Longfellow*. Cambridge, Mass., 1882.

⑤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Boston, 1902.

⑥ Norton, Charles E.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Boston, 1907.

⑦ Gorman, H. S. *Longfellow: A Victorian American*. New York, 1926.

⑧ Wagenknecht, Edward. *Longfellow: A Full-Length Portrait*. New York, 1935.

⑨ Arvin, Newton. *Longfellow: His Life and Work*. Boston, 1962.

⑩ Thompson, Lawrence. *Young Longfellow (1807—1843)*.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8.

⑪ Smeaton, Oliphant. *Longfellow & His Poetry*. London: G. Harrap & Co., 1919.

⑫ Longfellow, Ernest Wadsworth. *Random Memori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⑬ Johnson, Carl L. *Professor Longfellow of Harvard*. Eugene, Ore.: 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 1944.

⑭ Fitzmaurice, Meghan.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American Poet, Linguist, And Educator*.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 2006.

⑮ Hickey, Richard P. *Catholic Influence on Longfellow*. Maryhurst normal press, 1928.